

只有爱不能分开

黄春华

XIAOSHUOXINGKONG



上期闪回

我看了纸条去了苏老师办公室，她告诉我有一个本市画界名流的聚会，让我选择，去还是不去。我去了，再次扮做她的女儿。晚上苏老师喝高了，我陪她回家，为了提神，她叫我喊她妈妈，我喊她应，渐渐有点忘乎所以，仿佛是一个最好玩的游戏。到苏老师家后，已经十二点多了，她又醉得厉害，我只好留下照顾苏老师……没想到后来我睡着了，早上醒来听到了楼下的争吵声……

十九、叫声妈妈真的好难

一切都变了，我怕跨进校园，怕碰到苏老师。而今天偏偏就有一堂美术课。

上课铃响过，我有点坐立不安。肖晓看出来了，伸手握住我的一只手，小声说：“瞧你那苦瓜脸，我要是你，高兴还来不及呢！”

我打开她的手，说：“可惜我不是你……”

这时，门口走进一个人，不是苏老师，而是班主任。班主任说：“苏老师已经辞职了，新的美术老师还没来，请大家自习。”说完，就走了出去。

教室里响起一片嗡嗡声，肖晓想拉着我说什么，我没理她，用英语

小说星空

XIAOSHUOXINGKONG

17

书挡住了脸。其实我一个字母也没看进去,心仿佛被抽空了。难道她又要不辞而别吗?心里这样问着自己,就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。

放学之后,我独自往家里走,刚出校门,突然看见那辆熟悉的轿车停在路边,我既惊喜又害怕。若在前,我一定会凑过去打个招呼,可今天,我不敢向前,连忙绕开。

苏老师从车里出来,拦住我,想说什么。我不听,猛地推开她,发疯似的向家里跑。

我气喘吁吁地冲进家门,却发现妈妈早已经回来了。她奇怪地问:“怎么啦?猴急的。”

我没解释,因为我听到了一阵急促上楼的脚步声。我伸手准备关门,犹豫了一下,还是让门半开着,我一头扎进了里屋。

脚步进来了,妈妈问:“你这是干什么?”

“我想跟她谈谈,我必须和她好好谈谈。”苏老师说着,就进了我的房间。

我无处可逃,只有走到窗边,背对着她。

她走到我身后,小心翼翼地摸着我的肩膀,说:“你听我说,我……”

我一闪身,走到书桌前站着,正好和那幅还没完成的爸爸的画像对视。

“你不肯原谅我,我知道,就连我也无法原谅自己。”她走过来,看了一眼那张画像,大概猜出了点什么,“你知道吗?你爸爸已经死了,酒后驾车,车毁人亡。”

我侧头看了她一眼,但仅仅是想看她一眼,我心里一点悲伤的感觉也没有。我知道,她说的爸爸和我梦中的爸爸不是一个人,而我认定我的爸爸就是梦中那个,与妈妈吵过架才离家出走的,他不是什么画家,更不是在法国。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,仍然保持沉默。

“我在法国有很好的事业,但是我没有任何亲人,很孤独。”她接着说,“我这次专门抽空回来,就是想接你到法国去。我一回来就给你打电话,是你……妈妈接的电话,她坚决反对我和你相认,我不得已,才到你们学校当老师。我那样做就是为了接近你。现在,你

都知道了,愿意跟我走吗?”

啪嗒,外屋打碎了一个杯子。妈妈一定听到了谈话,她手中的杯子掉到了地上。

“你该得到的,在法国都得到了?”我没有回答她,而是直直地盯着她,冷冷地问。

她的目光躲闪了一下,说:“你不理解,一个人要追求理想,就必须作出牺牲……”

“我理解!”我气愤地打断她的话,“你为了理想,牺牲了自己的女儿。”

“不不,我只是暂时把你寄养在国内,交给了我最可靠的朋友。”

“暂时?暂时是多久?十几年吗?你走的时候,我才六个月,还不会说话,在我会叫第一声妈妈的时候,你已经消失了。但在我的印象中,我不缺妈妈,你知道吗?十几年来,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找回我爸爸。现在你却跑回来,告诉我,你是我妈妈。你以为我是什么?……”我把头侧向一边,强忍着泪水。

“对不起!对不起!”她喃喃地说着,双手捂住脸,身体抽动起来。

我很想伸手安慰一下她,不知为什么,我一看见她,就觉心里一阵刺痛,于是,我一转身,趴到床上,埋头痛哭起来。那一刻,什么都无法表达心中的痛,唯有哭。

我的哭声压住了她,她伸手过来准备安慰我,却被我狠狠地打开了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打开她,难道我真的想把她永远赶走吗?

她真的走了,我听到了出去的脚步声。她在客厅里停下。

“她不肯原谅我,你帮我劝劝,让她跟我走。”

沉默。

“我能让她在法国过很好的生活,受很好的教育。”

沉默。

“我会给你补偿,让你后半生衣食无忧。”

还是沉默。

脚步终于向大门去了,顺着楼梯渐渐消失。

我在床上趴了很久,哭得精疲力竭了,竖起耳朵

一听,外屋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我连忙起身,用手背擦拭了一下脸,走出来。

妈妈呆呆地坐在饭桌边,脸色苍白,两眼发直,水杯碎在脚下,水一直流到了她的脚边,她浑然不觉。

“妈,你怎么了?胃不舒服吗?”我扶着她的肩膀摇晃了两下。

她仿佛从遥远的回忆中惊醒,目光也收了回来,看了我一眼,说:“没,没事,没事。”

“脚湿了。”我指了指地上。



她低头一看,连忙站起来,又蹲下身忙乱地捡碎片。一不注意,手划破了,一颤,碎片又哐地掉到地上。

我把她扶起来坐下,拿来活力碘给她涂抹伤口。然后,我又动手收拾地面。她就一动不动地望着我,一瞬间,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——她是孩子,我是妈妈。

等收拾完毕,我挨她坐下,刚想安慰她一下,她却突然说:“你跟她走吧!”

我一愣,不解地望着她,问: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她比我富有,不会为学费发愁。她一直都比我强,你跟她可以过上好日子。”

“可是,你是我妈妈呀!”

“她才是。”

“不!”

“不准说不!”

“不!不!不!”

啪——妈妈一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。我一手捂住脸,吃惊地瞪着她。她也傻眼了,举着的手在半空中不停地抖动。

“你必须记住,我不是你妈妈,她才是!”她收回手,语气变得十分坚定,“她是一个非常执著的人,当年她能不顾一切地去法国,现在,她也会不顾一切地带你到法国去。我相信,她会为爱加倍补偿给你。而我,和你生活了这些年,已经很满足了,这都是她给我的,我谢她才对。人其实和一般的东西没什么两样,借别人的,迟早得还。”

“我不是东西,我有血有肉有感情,我不允许你们这样!”

“是啊,她也有感情,你想过吗?”

我愣了一下,问:“你不想要我了,是不是?”

她没做声。

我气得浑身发抖,一转身冲出大门。出楼洞的时候,我才发现下雨了。我不管不顾,一头扎进雨里,可没跑出两步,突然看见路灯下站着一个人。天啦!是苏老师,她还没走。车就停在旁边,她没进去躲雨,而是穿着风衣站在雨里,浑身淋透了。

“你是下来找我吗?”她迎上一步,一脸的惊喜。

我摇摇头。

见我无话,她就说:“快回屋吧,雨大。”说着,她就上了车,启动,向远处滑去,消失在雨雾中。

我的心里泛起一阵苦楚,“她也有感情,你想过吗?”这句话还在我耳边回荡,泪水和雨水一起涌下,打湿了,整个世界都湿了。我喃喃地叫着:“妈妈,妈妈……”

突然,一阵刺眼的灯光划过,一辆车缓缓地滑到我面前,停住。苏老师从里面钻出来,慢慢向我靠近。

我的心快跳出来了,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,一头扑到她怀里,叫了一声:“妈妈!”然后,就失声痛哭起来。

二十、归去来兮

雨过天晴,风和日丽,一切仿佛都将过去,而我崭新的生活也将拉开帷幕。

苏老师(我虽然已经叫她妈妈了,但还是这样称呼好些,免得和我妈妈搞混淆了)坚持要带我到法国,妈妈没再反对,她甚至还劝我走。

我脑袋里一片茫然,已经彻底失去了思维。但有一点我很清楚,我要走了,到遥远的法国。

临走的前夜,妈妈拿出箱子为我收拾行李。箱子是新的,妈妈专门为我买的,她说这回是出远门,不能太寒碜了。她在衣柜里翻找着,挑出几件像样的衣服,小心翼翼地叠好,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箱子里。

我坐在床边,定定地看着她。她突然一回头,目光就撞到了一起。

她直起身子,走到我面前,说:“怎么回事?不高兴?”

我摇摇头,没做声。

她回头看了一眼地上的箱子,说:“这些衣服是旧了点儿,先将就穿。过去之后,你妈妈会给你买新衣服的。”

我听她说“你妈妈”,仿佛我们之间已经十分遥远,不再是母女。我觉出一阵隐隐的心痛,还是低着头,不做声。

她自顾自笑了笑,说:“我看过天气预报了,明天是个大晴天,你可以穿连衣裙,那样就不用担心了。”她一直以为我在为衣服担心。

我突然抓住她的手,说:“妈,今天晚上陪我睡。”

她愣了一下,轻轻把手抽出来,不自然地笑着,说:“看看你,又不是小孩子。再说了,你从小就嫌我睡觉打鼾,今晚你得休息好,明天还要赶路呢。早点休息吧!”说着,就往屋外走。

她快走出门的时候,我突然叫了她一声,她停住脚步,回头望着我。

我吞了一口口水,才问:“我还能见到你吗?”

“傻孩子,你在那边出息了,我还要过去看你呢。”她轻轻掩上门,走了。

我关掉灯,躺下,望着天花板,想把问题想明白,可是,脑袋根本转不动,不一会儿,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一觉醒来,夜深人静。我有点睡不着了,就准备起来,去看看妈妈。她睡觉总是不老实,爱掀被子,我想去帮她盖好。我刚起身,就听见外屋有脚步声。我连忙躺下,假装睡着。

我的房门轻响了一下,脚步进来了。不用看,一定是妈妈。她轻手轻脚地来到床边,把我的被子掖好,然后,坐在床边,一动不动。她一定在细细地看我,她要把我刻在心里吗?我不敢睁开眼睛,怕惊扰了她的目光。

其实根本不用睁开眼睛,她的气息已经钻进了我的鼻孔。十几年来,我就生活在这种气息中,是那样熟悉,熟悉得几乎已经忽视了。这一刻,我才知道,这种气息对我是多么重要,我要把它吸进肺里,记在心里……

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,我发现那条连衣裙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枕头边。妈妈从来没有这样的细心,这回她做到了,她一定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帮我准备衣服。

苏老师的车已经到了楼下,分手的时间到了。妈妈帮我拎着箱子,我们一起下楼。

妈妈把箱子放进了车里。苏老师拉住妈妈的手,想塞给妈妈一把钥匙,妈妈拼命推,打架似的。后来,钥匙掉到了地上,我一眼就认出是别墅的钥匙。

我走过去,说:“妈,你就接着,那地方空气好,适合养病。再说了,我们以后回来看你,也有个住的地

方。”

苏老师就把钥匙塞进妈妈的口袋，说：“你看，叶儿说得得多好！”

妈妈没再推，伸手捋了捋我的头发，说：“走吧，得空，照张相寄回来。”

我使劲点点头，不知怎么的，眼泪就顺着眼角往下滑。

妈妈用手帮我擦了擦，说：“哭什么？这是件大好事，我心里，别提多高兴呢！”她的声音沙哑了。

苏老师把我拉进车里，车就启动了。妈妈站在原地向我挥手，人影渐渐变小，消失了。

一路上我沉默着，到了机场候机室，苏老师为了让我提起精神，就找话说。她说：“到了法国，我会为你设计一条最佳的人生之路，在我的指引下，你以后绘画的成就一定会远远超过我。”

我仍然沉默。后来，她又给我讲法国的一些事情，我似听非听。因为我的脑袋里一片空白，就像一只正在膨胀的气球。

广播通知登机，苏老师用一个行李车推着行李，我紧跟在她身后。前面是检票口，通过那道关口，我将再不能回头。

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：“童叶——”我一惊，回过头，没有熟人。但我真的听到了，只有妈妈才这样叫我的。我的脑袋在一瞬间，像被电击了一下，彻底清晰了。我突然在心里问自己：“我这是去哪儿？我为什么要走？”我知道我没有理由回答自己，后背不禁冒出了冷汗。

我一把拉住苏老师，说：“你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”

她停住脚步，奇怪地看着我。

“她在叫我，真的，我听到了。”

苏老师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怎么会呢？你一定是搞错了。”

“不，没有错，只有她才会这样叫我。”



苏老师有点糊涂了，问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我不能跟你走！”

“什——么？”她的嘴张得老大，半天合不拢。

“我得回去，我妈妈在家等我。”我几乎是带着哭腔，“你为自己的理想，丢弃过你的女儿。可是，我不能为了自己，丢弃我的妈妈，我做不到！”

“我才是你妈妈呀！你还是恨我，不肯原谅我？”

“不，我爱你！”我摇摇头，说，“我从见到你的第一天，就喜欢你了，你的气质，你的才华都让我仰慕。当我知道你就是我妈妈时，我真的感到无比骄傲。可是……我无法选择。请你原谅我！”

“不，你可以选择，你现在已经选择了我，不是吗？”

我使劲摇着头，不停地说着“对不起”，一边伸手从行李车上取下箱子。

苏老师一把拉住我，说：“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”她眼里涌出了泪花。

“我想，你回法国，一个人可以生活得很好。可我妈妈不行……”

有个弱点叫本能

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州,大约生活着 4000 只棕熊。每年夏天,阿拉斯加州麦克尼尔河上的瀑布,便成了棕熊的乐园,一群群棕熊在瀑布下猎捕河里的鲑鱼。

鲑鱼喜欢向瀑布上游跳跃,以便获得更多的氧气。棕熊便掌握了鲑鱼这一本能的特点,体形庞大的棕熊站在瀑布上游,等待鲑鱼跃起自动送到它们的嘴里。可是那些体形较小的棕熊便只能站在较差的位置,或者连较差的位置都轮不上。它们便想方设法偷食同伴的战利品。

于是当体形小的棕熊再次看到体形大的棕熊捕获鲑

鱼时,作为弱者的它便决定向强者发起攻击。当弱者试图接近强者时,强者马上本能地张口还击,结果强者刚一张嘴,鲑鱼便掉到了河里。被咬伤的鲑鱼被河水从上游冲到了站在下游的弱者脚边,弱者一口咬定转身逃到一边享用美餐去了。

本来,弱者并不敢真正向强者发动攻击,它只不过是想吓唬一下强者,希望得到它嘴里的食物。每当弱者走近,强者总控制不住自己要张口还击,结果每每让弱者得手。弱者也正是利用了强者这一本能的弱点,而成了棕熊队伍里的专业偷食者。

“她一样能生活得很好,我已经给了她足够的钱。”苏老师打断我的话。

“我不是指钱,我一想到她孤孤单单一个人,就忍不住心痛……”

“你就舍得让我一个人孤孤单单,对吧?”她又打断我的话,直直地盯着我,泪水已经滑到了鼻尖,她全然不顾。

我不敢正眼看她,垂下眼皮,说:“不是我舍不得她,是她舍不得我,我还记得小时候,有一次我在她的水果摊边上玩,偷偷躲进了水果箱,她满世界找我,大哭大叫……真的,离开我,她会活不下去的。”

“你真的决定了?”

我点点头。

她的手无力地松开,我慢慢地转身离开。突然,我听到身后轰地一声,我一惊,回头一看,她竟瘫坐在地上,那么多人看着她,她却不管不顾,捂着脸呜呜地痛哭起来。我丢下箱子,跑过去把她扶起来,问:“你怎么啦?”我伸手帮她擦泪水。

好一会儿,她才控制哭泣,从泪光中挤出笑,说:“你的心不在,我知道我是带不走你的。不过,我还有一个请求。”她突然停顿了。

我望着她,等待着。

“我还想听你叫我一声妈妈。”

“妈妈,我爱你!”我一头扎进她的怀里。

她紧紧抱住我,若不是飞机要起飞,这种拥抱也许会没完没了。

她一个人走进了关口,仍然是那身风衣,行走飘逸。

我拎着箱子走下公共汽车,正好看见妈妈抱着一摞报纸,在车站喊叫:“卖报,卖报!”

与此同时,她也看见了我,声音戛然而止,愣愣地看着我,半天才凑

过来问:“忘了什么东西吗?”

我笑着点点头,说:“对,我忘了告诉你,我不走了。”

“什,什么?”她手里的报纸哗啦一下掉到地上,她似乎没有感觉,“你说什么?”

我仍笑咪咪地望着她,说:“我不走了!”

“哇——”她突然号啕大哭,站在那里没遮没拦,把候车的人都吓坏了。

我没有劝她,她的哭相是那么丑陋,那么专注,我喜欢。(完)

(黄春华,儿童文学作家,现居武汉。《只有爱不能分开》将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)插图 小 蟹